

夏目漱石

虞美人草

ぐびんそう

茂呂美耶 译

虞美人草

夏目漱石

茂呂美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虞美人草/(日)夏目漱石著; 茂吕美耶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5-0112-3

I. ①虞… II. ①夏… ②茂…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557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虞美人草

作 者 夏目漱石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杨国辉
策划编辑 安 九
开 本 6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112-3
定 价 32.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导 读

明治四十年(1907年)三月,夏目漱石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教职,跳槽改行进入《东京朝日新闻》当报社社员,专任文艺栏,为报社写小说,从此跨上职业作家之途。这一年,夏目漱石刚好满四十岁。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小说家,即便作品再如何畅销,也无法光靠稿费或版税养家糊口。小说家通常以记者身份进报社,每个月领固定月薪,如此才能专心执笔写长篇连载小说。当时的报社记者和小说家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而公务员身份的大学讲师或教授,权威很大,因此夏目漱石的跳槽事件轰动了全国。

跳槽之前,夏目漱石在文坛虽小有名气,读者却只限文艺圈的圈内人。例如刊登夏目漱石的处女作亦是成名作《我是猫》的杂志《子规》,原为俳句杂志,发行量仅三百份。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一月开始连载《我是猫》,《子规》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达四千份,但夏目漱石转到《东京朝日新闻》后,杂志发行量逐渐减至三分之一。

以夏目漱石三十九岁那年来看,四月在《子规》杂志发表《少爷》,七月完成《我是猫》,九月在《新小说》杂志发表《草枕》,十月在《中央

公论》杂志发表《二百十日》。《子规》杂志最高发行量是四千份，《中央公论》仅有七百五十份，《新小说》杂志发行量是一万份。也就是说，夏目漱石于改行前的读者数顶多只有一万。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稿费到底多少。《少爷》的稿费是一百四十八圆，《我是猫》完结篇的稿费是三十八圆五十钱；《我是猫》单行本书籍定价是九十五钱，初版发行量通常只有一千本，作家应得版税是书籍定价的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便《我是猫》分为三册上市，夏目漱石也只能拿到四百多圆的版税。

当时的书籍非常贵，例如《我是猫》一册定价九十五钱，而小学教师初次任职的月薪是八圆，一般报社记者的工资也只有十至二十五圆，在老百姓眼里看来，书籍算是奢侈品，实在买不起。小说家无法靠稿费或版税过日子也是理所当然。

《东京朝日新闻》向夏目漱石提出的条件是月薪二百圆，工作是半年写一篇连载一百回左右的长篇小说或三篇中篇小说即可。这对夏目漱石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条件。何况夏目漱石早已厌弃教英文的教职生活，于是决定改行跳槽。夏目漱石在《入社致词》中坦白说，因为家中孩子多，房租贵，光靠大学讲师的八百圆年薪无法养家，令他不得不身兼多个讲师工作。另一原因是夏目漱石在职场不得志。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系的前任讲师是《怪谈》作者小泉八云。小泉八云的教学方式倾向抒情，夏目漱石的教学方式则偏向理论，非常难懂，导致夏目漱石在学校不受学生捧场。总而言之，夏目漱石是为了经济条件和职场问题而决定跳槽。

《虞美人草》正是夏目漱石进报社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小说连载之前，夏目漱石辞去教职进报社的事已成为八卦头条新闻，

订定小说书名后，报道一出，三越吴服店（三越百货公司）即出售“虞美人草浴衣”，珠宝商也推出“虞美人草戒指”，热闹哄哄。小说刊出后，车站报贩及街头报贩更每天连连高呼“虞美人草”、“虞美人草”地叫卖报纸。在这种情况下，夏目漱石的压力理应很大。

报纸的读者群是不特定多数，何况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行量是二十万份，《大阪朝日新闻》是三十万份，《虞美人草》同时在东京和大阪的《朝日新闻》连载，读者群骤增为五十万。这数量和最多一万份的文艺杂志全然不同，是夏目漱石身为职业小说家后真正接受考验的第一步。

到明治三十年为止，日本文坛有所谓的四天王：红露逍鸥。红——尾崎红叶，露——幸田露伴，这两位作家与夏目漱石一样，均生于日本改朝换代的明治元年。前者留下《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畅销通俗小说，在夏目漱石发表《我是猫》前一年过世；后者虽有《五重塔》、《运命》等文言文小说，但在夏目漱石出道时，创作力已减弱。“逍鸥”是坪内逍遥和森鸥外，两人都比夏目漱石年长。坪内逍遥是写实主义文学提倡者，他在《小说神髓》中否定向来的劝善惩恶式的妇孺故事，主张小说家应该着重人情世态和当代社会风俗描写，而且必须着力于心理观察并保持客观态度。坪内逍遥虽然确立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去向，自己却无法摆脱旧时代读物的影响，最后放弃小说创作，转而致力于戏剧文学，并留下《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作品伟业。森鸥外的本行是军医，在文坛始终保持孤高态度，不结党也不收弟子，除了创作历史小说和现代小说，也着手外国文学翻译，并积极写评论和剧本。

以上四人是日本明治文坛的既成势力，新势力是写实主义文学

派的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人。夏目漱石刚好在这两个新旧文学大浪潮的碰撞时期登场。

以年龄来说,夏目漱石出道甚晚,三十八岁时发表《我是猫》,四十岁才决定自己的终生职业,孤注一掷辞去教职,进报社在报纸文艺栏连载《虞美人草》。然而,时代正在朝写实主义文学笔直迈进,夏目漱石的文笔却驻足在旧时代的骈体文,讲究句式、对偶,词藻华丽得如浓妆艳抹的女子,人物造型也过于格式化,可以想见当时的文坛对《虞美人草》的评论。比夏目漱石年少的写实主义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的正宗白鸟,日后在《作家论》中批评,夏目漱石写《虞美人草》时,过于炫示自己的文笔,喋喋不休讲述一些无聊道理,犹如近代化的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作者)。

正宗白鸟的评论并非无的放矢,事实确实如他所说。严格说来,包括《虞美人草》,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都不是近代小说,但一百年后的现代日本读者至少还读得懂《我是猫》和《少爷》,只有《虞美人草》这部小说非常难懂。即便日文原文书的注释多达四百五十多条,日本读者仍会读得昏头昏脑,甚至连加注释的文学专家也承认注释得很辛苦。日本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夏目漱石的作品时,通常会故意漠视《虞美人草》,视这部小说为夏目漱石过渡期间的作品,不予评论。有专家说,这部小说的叙述文只能当做诗篇来看;另有专家说,这是一部无法逐字翻译成现代日文的小说。

就译者的立场来说,我也翻译得非常辛苦。《虞美人草》中的人物会话虽然是白话文,但叙述文是把中国汉诗或古典文章翻译成日文的文言文,而且除了汉诗,还随处安插日本俳句、和歌。小说故事迟迟不前进,作者一直在“喋喋不休讲述一些无聊道理”。坦白讲,对我

来说，中国文言文的文章反倒比较易懂。但是，即便翻译得很辛苦，或者说，正因为翻译得很辛苦，令我首次理解夏目漱石写这部小说时的精神压力和干劲。他确实如他在辞职前一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那般，是秉着“如不顾性命的维新志士般的强烈精神”在经营文学，一字一句不厌其烦地推敲琢磨小说文字。

夏目漱石生前写的信件都被保存下来，仔细读他的信件，可以发现他在连载《虞美人草》时，精神状况极为不安定，时躁时郁。有时在信中向友人抱怨“很想拔出正宗名刀砍下妻子和女佣的头颅”，有时说“真不想继续写《虞美人草》。很想赶快杀掉(小说中的)女人”。夏目漱石并非无法驾驭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结构，真正令他写得不时动肝火的原因是文体。用俳句发句和汉诗文体写长篇小说需要极端强烈的耐性和毅力，再说这是报纸连载小说，一天都不能中断。难怪夏目漱石在信中感慨道：“我很想在八十岁之前变成很有耐性的人，写出多篇杰作后再死去。

遗憾的是，夏目漱石在满四十九岁那年病逝。作家生涯非常短，仅有十年。

不知是不是不得圈内人好评之因，夏目漱石于生前也不喜欢《虞美人草》。《虞美人草》完稿后，翌年，夏目漱石继续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坑夫》。《坑夫》以及之后的作品，文体均一改过去的骈俪，犹如洗净铅华不施脂粉、青鞋布袜的女人，朴实平淡。这也是夏目漱石的作品之所以耐得住长达一世纪时间考验的最大理由吧。

茂吕美耶

“相当远哪。本来应该从哪里爬上来的？”

一人用手帕擦着额头止步。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上来。从哪里上来都一样，反正山就在那边。”

容貌和体格均是四方形的男人漫不经心地答。

男人戴着一顶帽檐上翘的棕色软呢帽，扬起眉毛仰望深蓝微茫的春空，高耸的比睿山屹立在风一吹便会东摇西摆的轻柔大气中，仿佛在向登山人挑衅。

“这真是一座顽固的山。”男人挺起方形胸膛，身子微微靠在樱木拐杖上，随即又以蔑视比睿山的口吻道：“既然能看得那么清楚，小事一桩。”

“能看得那么清楚？今天早上我们离开旅馆时就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来到京都若看不到比睿山，那才叫大事一桩。”

“反正看得到不就行了？你不要啰唆，走着走着自然会抵达山顶。”

高瘦男子不回话，脱下帽子在胸前扇风。他那平日都以帽檐遮住、从未让漂染出油菜花的春日艳阳晒过的宽额，苍白得格外显眼。

“喂，现在不能休息，快走吧。”

对方让冒汗的额头全露在春风中，恨不得黏在头上的黑发能往上飞似的，只手握着手帕，胡乱揉搓着额头、脸庞、颈窝。他完全不在乎另一人的催促，反问：

“你刚才说那座山很顽固？”

“嗯，你看它那样子不正是一副纹风不动的态度吗？就像这样。”男人耸起方形肩膀，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摆出一副自己也纹风不动的姿势。

“纹风不动是形容能动却不动的状况吧？”男子斜着细长眼睛俯视对方。

“没错。”

“那座山会动吗？”

“哈哈，你又来了。你是个只为嗑牙而来到这世上的人。快走吧。”男人嗖地举起粗大樱杖搁在肩上，随即迈步前行。高瘦男子也将手帕收进袖兜里跨开脚步。

“早知道就在山端的平八茶屋¹玩一天算了。现在爬上去也只能爬到半山腰。你说，到山顶究竟有几里？”

“到山顶有一里半。”

“从哪里算起？”

“我怎么知道从哪里算起？不过是一座京都的山嘛。”

高瘦男子不答话，默默地笑着。方形男人精神抖擞地滔滔不绝。

1 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山端川岸町，是比睿山（又称睿山）登山口高野川旁一家著名的老铺子饭馆，明治维新之前便以淡水鱼料理名满京都，现在除了淡水鱼料理，另有各种怀石料理及火锅。

“跟你这种只会纸上空谈却不付诸行动的男人一起旅游，会错过很多地方。真正倒霉的是你的旅伴。”

“碰到你这种乱闯乱撞的人，你的旅伴也很倒霉。你带人家出来，竟然连该从何处登山，该看哪里，该从何处下山，都完全摸不着门儿，不是吗？”

“这算什么？这点小事也用列入计划中吗？不过就那座山而已。”

“就拿那座山来说好了，你知道那座山高度有几千尺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无聊事……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看吧，你还说。”

“你别那么自以为是，你不是也不清楚吗？即便我俩都不清楚这座山有多高，你至少应该弄清楚我们到山上到底要看什么，大概需要花几个小时，这样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我们的行程。”

“不能按计划进行，那重新安排不就得了。像你这样老把时间花在胡思乱想上，要重新计划几遍都行。”男人继续快步往前走。高瘦男子无言地落在后头。

京城春色易作诗，七条横贯至一条²，柳色如烟亦似雾，窥探白布击温水³，数尽高野川河滩，遥遥路沿北蜿蜒，前行约走二里余，山自左右迫眼前，脚下流水潺湲声，转个弯，拐个角，或此方，或彼方，曲曲

2 京都市中央地区的道路如棋盘，各自通往东南西北，大道自京都车站前的“七条大道”横贯至御所（皇宫）“一条大道”。

3 意为染布时在河里漂洗丝织白布。此处指与贺茂川合流的高野川。

弯弯荡余音。山中春意渐阑珊，春至山顶残雪寒，高耸峰峦脚下，一条阴暗羊肠路，大原女⁴爬坡迎面来。牛也来。北京的春天像老牛撒尿拖着走，既长且安静。

“喂……”落在后头的男子止步，呼唤遥遥领先的旅伴。春风在白晃晃的路面悠闲地传送唤声至尽头，撞上芒草丛生的山壁时，总算让远在一百米前晃动的方形影子顿住脚步。高瘦男子把长臂举得比肩膀高，摇晃两下作势要对方回来。樱杖反射着温暖阳光，在男人肩膀闪了一下，不一会儿，男人便回到男子面前。

“什么事？”

“你还问什么事？要从这儿登山。”

“原来要从这儿登山？这就怪了。怎么要走这条独木桥呢？”

“像你那样一个劲儿往前走会走到若狭国⁵的。”

“走到若狭也无所谓，但你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吗？”

“我刚才问过一个大原女。她说只要过了这道桥，再往那条小路爬一里左右就到了。”

“到了？到哪里？”

“到比睿山山顶。”

“山顶的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不爬上去怎么知道会爬到哪里？”

4 大原女指往昔住在京都郊外大原地区村落的女人，她们通常头上顶着薪柴或鲜花、蔬菜前往京都市内叫卖，算是行脚小贩。目前只能在京都各种祭典中看到装扮成大原女的表演秀。

5 翻过比睿山有一条若狭街道通往若狭国。若狭国指福井县西南部，面临若狭湾。但比睿山距离若狭很远，此处是夸张形容。

“哈哈，看来像你这种喜欢纸上空谈的人也不好意思问得太仔细。这叫千虑一失吧？那我就听她的话，过这道桥吧。总算要往上爬了，你还走得动吗？”

“走不动也得走。”

“不愧是哲学家。如果再聪明点就更像了。”

“随你怎么说，你先走吧。”

“你跟在我后头？”

“反正你先走。”

“只要你愿意跟上来，我就走。”

两人的影子前后相继渡过好不容易才架在溪涧的独木桥，隐身于草丛中一条勉强以一缕微弱力量直达山上的草山小径。枯萎的草丛仍残留着去年的冷霜，但透过薄云从正上方射下的阳光让草丛散出水蒸气，暖和得令两人脸颊发热。

“喂，甲野！”男人回头呼唤。甲野笔直挺起他那瘦长得与山间小路极为般配的身子，垂着脸应了一声。

“你大概快举白旗了吧？真不中用。你看看那下面。”男人又抡起樱杖自左而右地挥舞一圈。

挥舞的樱杖尽头远处，可以望见发出一丝刺眼银光的高野川，河川左右两侧涂满了盛开得像要即将烧垮的油菜花，背景是淡紫色的缥缈远山。

“果然是好景色。”甲野扭回站在六十度陡坡的高挑身子，险些滑落。

“我们什么时候爬得这么高了？速度蛮快的。”宗近说。宗近是方形男的姓氏。

“这和人在不知不觉中堕落，又在不知不觉中醒悟的道理一样吧。”

“和白天变成黑夜，春天变成夏天，年轻人变成老人一样吗？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哈哈，那你今年几岁了？”

“问我几岁，不如问你几岁？”

“我当然知道我几岁。”

“我也知道我几岁。”

“哈哈，看来你果然想隐瞒。”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知道我几岁。”

“那你到底几岁？”

“你先说。”宗近面不改色。

“我今年二十七。”甲野爽快地答。

“是吗？那我也说，我二十八。”

“还真老。”

“开什么玩笑？不是只差一岁吗？”

“我是说彼此彼此。我们都老了。”

“原来是彼此彼此？这还行，要是光说我老……”

“你就不心服吗？不心服，表示你仍年轻。”

“什么意思？你不要在爬坡途中耍我。”

“你这样会在坡道挡住别人。让开，让开。”

有个女人在不到十米就拐个弯的迂回曲折坡道上，边道歉边不慌不忙地走下来。她那泛绿的浓密黑发上顶着比她身高还要长的大捆树枝，甚至没用手去撑着，就那样与宗近擦身而过。丛生枯萎的芒草响起一阵沙沙声后，两人眼中只留下全身深蓝棉衣打扮的女人背

部那两条斜斜交叉的鲜红布条。即便相隔一里，她可能也会随意伸手说就住在不远处，而她伸出的指尖勉强触及的那间茅屋，大概正是她家。八濑后山那一带的村落仍保持着往昔天武天皇⁶逃难至彼处时，四周均被薄雾氤氲⁷永久封住的恬静。

“这一带的女人都漂亮得令人惊讶，好像画中的女人。”宗近说。

“那应该是大原女吧。”

“不，是八濑女。”

“我可没听过什么八濑女。”

“没听过也肯定是八濑女。你不相信的话，下次碰到对方时问问看。”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那类女人不是都通称‘大原女’吗？”

“我敢担保一定是八濑女。”

“这样形容比较有诗意，听起来很风雅。”

“那我们就暂且当做雅号这样称呼她们吧。”

“雅号不错。反正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雅号。什么‘立宪政体’，什么‘泛神教’，什么‘忠信孝悌’，形形色色。”

“有道理。荞麦面店名都是‘藪’⁸，牛肉店名都是‘伊吕波’⁹，这也是一种雅号吧？”

6 日本7世纪后叶的天皇，上一代天皇过世时，他与大友皇子争夺皇位引发“壬申之乱”，曾一时逃难至比睿山西部山脚的八濑。八濑面临高野川溪谷，位于若狭街道旁。

7 氤氲(ài dài)，形容浓云遮日状。

8 本为东京著名的荞麦面老铺子，自1800年起，各地开始出现各个同样店名的荞麦面店。

9 当时有“牛肉火锅大王”之称的木村庄平，在东京开了二十余家牛肉饮食连锁店，店名全取为“伊吕波”。

“没错，就跟我们自称‘学士’一样。”

“无聊。既然会得出这种结论，倒不如废掉雅号算了。”

“往后你不是还要争取‘外交官’的雅号吗？”

“哈哈，这个雅号很难争取。大概是考官里没有雅士。”

“你名落孙山几次了？三次？”

“别开玩笑。”

“两次？”

“你明明知道还问？不是我夸口，我只挂过一次。”

“应考一次名落孙山一次，那你以后……”

“想到以后不知还要应考几次，我还真有点不安，哈哈。对了，我的雅号是‘外交官’，那你呢？你想争取什么雅号？”

“我吗？我只想爬比睿山……喂，你不要用后脚踢石头。跟在你后面的人很危险……啊，我好累，我要在这儿休息。”甲野唰的一声仰躺在枯干芒草中。

“这么快就服输了？说了一大堆雅号什么的，爬山就完全不行。”宗近用手中的樱杖在躺在地面的甲野头顶处咚咚敲着。每敲一次，杖尖就会发出扫平芒草的沙沙声。

“起来吧，马上就到山顶了。想休息的话，等爬到山顶后再好好休息。喂，起来！”

“唔。”

“嗯？怎么了？”

“我想吐。”

“你想吐了再举白旗吗？唉，算了，我也休息一会儿。”

甲野把黑发埋入枯黄草丛中，帽子和伞任其落在坡道，仰躺着眺

望天空。他那鼻高俊逸的洁白脸庞，与一望无际悠然飘浮着薄云的天空之间，毫无任何能遮挡视线的东西。呕吐是朝向地面。他那望向天空的眼眸中，只存在着远离大地，远离尘俗，远离古今世界的万里天空。

宗近脱下米泽织¹⁰丝绸外褂，简单折叠后再搁在肩上，随即又从胸前伸出双手，袒露着上半身¹¹。里面是夹背心子。背心内露出乱蓬蓬的狐皮。这是曾去过中国的友人送给宗近的珍贵夹背心子。据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宗近总是穿着这件背心。但其衬里的狐皮零星斑驳，而且经常脱毛，看来肯定是只脾气相当坏的野狐。

“你们要上山吗？要不要我帮你们带路？呵呵，你们怎么睡在这种怪地方呢？”坡道上又下来了个全身深蓝棉衣打扮的女人。

“喂，甲野，她说我们睡在怪地方。连女人都在笑我们，你赶快起身上路吧。”

“女人就是爱笑别人。”

甲野依然眺望着天空。

“你这样泰然自若地睡在这里，我怎么办？你还想吐吗？”

“一走动就会吐。”

“真难搞。”

“所有的呕吐都是因为动才会吐。俗界万斛¹²的呕吐皆因动。”

“搞了半天，原来你不是真的想吐？无聊。我还以为最后可能必须

10 山形县米泽附近生产的丝绸。

11 宗近穿的是和服，所以有外褂，而且男性和服可以自衣服内扒开前襟伸出双手。甲野穿的是西装。

12 万斛，极言容量之多。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为一斛。